通志堂経解

1411
341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第二

八佾篇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舞目睹其數而安焉於是而忍爲則亦何往而不忍也亂臣賊子之萌皆由於忍而已忍則安之矣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佾之用八著見於目者也雍之詩天子與相之言著聞於耳者也是二者皆不待究其義而可知猶且安焉則凡僭亂之事何所不可爲也程子曰魯

用天子禮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於此著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禮樂無乎不在而其理則著於人心人仁則禮樂之用興矣人而不仁其如禮樂何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禮者理也理必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文者所以文其實也若文之過則反浮其實而害於理矣周之末世其弊蓋如此林放獨能以禮之本爲問亦可謂得所問矣夫禮而失於奢寧過於儉也喪而易焉寧過於戚也蓋儉與戚其實則存奢則遠於實易則亡其實其文雖備無益也言禮而又言喪所以深示其本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夷狄雖政教所不加然亦必有君長以統莅之然後可立也春秋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竊國命是以聖人傷歎以爲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君也夫諸夏者禮義之所出也今爲若此其變亦憯矣此春秋之所爲作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受非禮之祭乎蓋鬼
神雖幽不外乎理人心猶所不安也謂神其聽之
乎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辭氣不迫而思神之
理亦可得而推矣或疑季氏雖天子之禮樂亦且
僭之何有於諸侯而孔子欲救之意者當冉有爲
家臣之時初有旅泰山之事故夫子欲其救之以
爲之兆而冉有蓋不能也
君子也君子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
爭生於有已君子克已者也是以無所爭惟射疑
於可爭而君子之於射於以正已而觀德耳揖讓
而後升去位而舉爵其雍容辭遜自反而下人之
意蓋如此然則其爭也君子乎於射而不爭則他
可知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
言詩已矣
凡禮之生生於質也無其質則禮安從施素雖待
於絢然素所以有絢也無其質則何絢之有曰繪
事後素者謂質爲之先而文在後也子夏於此知

禮之爲後可謂能默會之於語言之外矣故夫子有起予之言子夏在聖門文學之科而其所得蓋如此可謂知本矣子貢子夏或有所興起而得之於詩或誦詩而有以感發吾之至意皆善爲詩者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文謂典章獻謂故老之賢者杞宋在當時是二者皆有所不足故於稽攷咨詢有闕焉則夫二代之禮聖人雖能言其意而度數節文之實蓋有不得而徵者矣無徵不信是以聖人或闕焉夫以聖人之生知而學至於前代制作之原固已默識而無餘矣然至於事爲之著必攷文獻於故國有所不足又從而闕之其問禮於老聃問官名於郯子及史之闕文皆是意也非惟至誠無息不自有其聖智而於制作之實文理密察又如此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者天子之大祭祫者諸侯之大祭魯諸侯也而用天子之禮以祭位與時俱不稱則爲無是鬼神矣灌者求神之始夫子謂自灌而往皆不欲觀蓋既無是鬼神則其節文雖多亦妄而已或以爲於始祭之時精意不至則其餘不足觀此意雖美然

聖人不他言祭祀而獨以禘爲言以是知蓋爲魯
設程子之說精矣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
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或問禘之說而對以不知者蓋聖人難於斥言之
欲問者深思其故也夫禮者天之秩也禘之爲禮
惟天子得用之而諸侯不得用之者蓋天理之所
當然也天下萬事皆有所當然者天之所爲也苟
知禘之說則於治天下之道如指諸掌之易明亦
曰循其理而已矣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祭如在謂祭其先如在者如其生存也祭神如神
在謂天子祭百神諸侯祭其境内山川之類也如
神在者如其神靈之接也此皆誠之不可揜也吾
不與祭如不祭者不誠則無物也夫所謂神者天
地其神之至於天地之間運行變化者與
夫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者是皆神也天
子有天下則得兼祭之諸侯有一國則得祭其境
之望而已有是鬼神則有是禮樂皆誠之所存也
非明於天地之性者曷足以究鬼神之情狀哉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奥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
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奧者室神之主程子曰奧喻貴臣竈喻用事者此乃家人禱祠之言王孫賈舉以為問其意則欲夫子媚於己也夫子謂苟獲罪於天則媚奧媚竈皆何所益蓋曾中所存一有不直則為獲罪於天矣夫欲求媚是不直之甚者也斯言即禱祠而論之而所以荅其意者亦無不盡矣

孚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周監於夏商而制作郁郁乎文哉言其盛且備不可以有加也故聖人欲從周若使聖人居制作之位大體則從周然其間損益之宜如行夏時乘

輅則有之矣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禮以敬為主宗廟之事嚴矣其大體聖人固無不知也至於有司之事則容亦有所不知者焉知與不知皆從而問敬之以是禮也所以為敬其事也或以為不知禮聖人告之以明禮意之所存也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君子之射以觀德行習禮樂也豈為力哉不主皮言不以貫革為主也不以貫革為主則君子之所以為射者蓋可知矣為力不同科大程子曰言與為力而射者不同科也夫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執

弓矢而禦侮勞力者小人之事君子之射意不爲
此曰古之道也言當時失此意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
禮

魯自文公告朔之禮廢矣餼羊雖存子貢之意以
爲禮既廢矣餼羊何爲徒爲煩費而已夫子之意
以爲禮雖廢而羊存庶幾後之人猶有能因羊以
求禮者是則羊雖虛器固禮之所寓也故曰爾愛
其羊我愛其禮玩夫子之辭意則子貢之欲去羊
其亦隘狹而少味矣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聖人斯言傷時人不知事君之禮也曰盡禮則非
有所加也適當其宜而已觀鄉黨所載與夫拜下
之從則可見也盡禮而人以爲諂則時人之不知
禮可知矣特曰人以爲諂也聖人道大德弘故其
言含蓄如此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
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發此問蓋亦有所感發也聖人告之者乃君
臣相與之常道雖帝王之世不越是矣使臣以禮
如傳所謂敬大臣體羣臣之類是也事君以忠無
以有己有犯而無隱也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則上下交而泰治興矣然在人君端本之道以禮使臣則羣臣得盡其忠不然懼賢者之日遠而小人之日親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哀樂情之為也而其理具於性樂而至於淫哀而至於傷則是情之流而性之汨矣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踰則性情之正也非養之有素者其能然乎關雎之詩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至於鍾鼓樂之琴瑟友之所謂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至於寤寐思服展轉反側所謂哀而不傷也玩其辭義者可不深體於性情之際乎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社各用其所宜之木而已非有所取義也哀公聞周人以栗之言遽曰使民戰栗蓋素有欲用刑威之心故因言發見也宰我於此所當正義以捄其失而曾莫之告也無乃使之益安於其所趨乎故夫子重言以責之謂汝以為成事而不說乎以為遂事而不諫乎以為既往而不咎乎既非此三者奈何而不告也然而是三言者後世人臣往往借以為說則亦不可以不辨夫事既成而不可說則

當引去而不當尸其位也君所專而不得諫在下位則可非爲大臣與任事者設也既往固不可咎然亦有當推咎者所以使之革其舊而圖其新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管氏急於功利而不知道義之趨大抵其器小也或者聞小器之言則疑以爲儉聞其三歸具官則又疑其知禮蓋當時習俗尊慕霸者聞聖人之言而惑之也聖人因其所疑據事以告然所謂三歸具官塞門反坫固無非在器小之中也學者深潛聖人之意眞知夫管仲之果爲小也而後知曾西畏子路而不爲管仲者矣或曰聖人常大管仲之功矣而小其器何也聖人之言抑揚高下各有攸當功雖大亦何害其爲器之小乎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周衰樂廢蓋雖其聲音亦失之矣聖人因其義而得其所以爲聲音者而樂可正也故曰樂其可知也翕如始作而合也純如縱之純一而和也雖合而和然高下清濁明白而不相奪倫也故又曰皦

如也至於繹如也以成則相繼而有餘也先王之樂其聲音之所爲至者亦具此矣玩夫此則其制始終之序亦可得而尋矣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封人蓋必有見於聖人容色辭氣之間而發是言門人有取云耳言二三子何患於夫子之不得時與位乎天下無道之久天固將使夫子振斯文以覺方來也蓋封人知文之在茲是乃天意耳了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舜紹堯之緒從容揖遜而有天下武王前紂之暴一戎衣而有天下雖聖人之心初無二致揖遜征伐時焉而已然征伐之事聖人豈所欲哉有所不得已焉耳蓋時異則事異事異則所爲憂樂亦異故其見於樂之聲容者亦不容無不同者焉是則韶武之俱爲盡美者聖人之心一也武之未得爲盡善者時與事之不同也故成湯有予有慙德之言蓋以爲不幸所值之時如此有慙於舜禹之事也嗟乎是武王之心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之主於寬與禮之主於敬喪之主於哀同蓋

不寬則失所以爲長人之本其他雖有所爲尚何觀乎爲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則繁文末節雖多亦何以觀也然寬非縱弛之謂總其大綱使人得以自效也

里仁篇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居以親仁爲美而所自處其可不擇而處仁乎不知擇是不知也故孟子因擇術之論而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知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

君子之可以久處約可以長處樂安於理而已不

仁者勉強而暫處則有之若差久焉則移於約樂而無所不至矣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安仁者其心純一不待勉強而無不在是也利仁者知仁之美擇而爲之故曰利也止蔡謝氏曰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不遠者不知此味也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善而惡惡者性也凡人之好惡每以己加焉而失其正惟仁者爲能克己故能好人能惡人莫非天下之公理而已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志於仁則無不善蓋元者善之長存乎此何惡之有惟其有不存焉則流於不善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有得富貴之道有得貧賤之道蓋正而獲伸者理之常此以其道而得富貴者也不正而詘者亦理之常此以其道而得貧賤者也然世蓋有反是而富貴貧賤者矣所謂不以其道也惟君子則審其在己不爲欲惡所遷故枉道而可得富貴己則守其義而不處在己者正矣不幸而得貧賤己則安於命而不去此其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一本云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此人情所同然不以其道得處富貴則不處不以其道得去貧賤則不去豈君子欲惡之情有異於人哉於人之所欲而不處於人之所惡而不去蓋其欲惡有甚於富貴貧賤者惟道所在而已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以其不已於仁也去仁則何自而成君子之名哉蓋仁者人之道而善之長未有舍是而可他求者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心無時而不存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主一之功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或有之我未之見也

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好仁非深造者不能故曰無以尚之其次則惡不仁惡不仁是亦爲仁者也知惡不仁則知勉於仁矣不使不仁之事加見於其身蓋知惡而遏止之也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用力於仁無力不足之患人皆有是道也病不求耳豈患力不足哉又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用力於仁者豈可謂天下無之乎特未之見耳所以待天下與勉學者之意反復抑揚可謂弘大而深切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君子之過於厚過於愛雖曰過也然觀其過而其心之不遠者可知矣若小人之過則失於薄傷於忍夫所謂薄與忍者是豈人之情也哉而其失至此則其所陷溺者亦可知矣故曰觀過斯知仁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人爲萬物之靈其虛明知覺之心可以通夫天地之理故惟人可以聞道人而聞道則是不虛爲人也故曰夕死可矣然而所謂聞道者實然之理自得於心也非涵養體察之功精深切至則焉能然

蓋異乎異端驚怪恍惚之論矣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學道者以務實反本爲要恥惡衣惡食者其心何如哉外馳如此雖曰志於道豈足與議道乎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莫兩端也適則有所必莫則無所主蓋不失之於此則失之於彼鮮不倚於一偏也夫義人之正路也倚於一偏則莫能遵於正路矣惟君子之心無適也而亦無莫也其於天下惟義之親而已蓋有義焉義者存於中而形於外天下事事物物皆有義焉義之與比猶孟子所謂勿忘勿助長而必有事焉者也孟子言學者之用工而此言君子之存心耳或曰異端無適無莫矣而不知義之比此其所以異於吾儒蓋失之矣夫異端之所以不知義者正以其有適有莫之故也蓋未有不墮於一偏者若果能無適無莫則所謂義者蓋森然自得於物則之中矣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君子小人趣向之異故所懷不同大抵公私之分而已懷德懷刑好善惡惡之公心也懷土懷惠苟安務得之私意也然則在上者當顯其爲此之道德刑之明則君子懷之而天下莫不歸往矣不然

區區求小人之比已而仁賢不歸心豈能致治哉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依也放於利而行者凡事每求便利於已也怨由不得其欲而生彼雖每求便利而事亦豈能盡利於已哉不得其欲則怨矣其胷次擾擾無須臾寧也若夫君子正已而已無所求利故無不足而奚怨之萌哉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夫子所以哂季路然則能以禮讓固爲國之本蓋和順輯睦之所由興也不能以禮讓則其爲國也將如禮何謂禮雖在天下其將如之何哉是亦無以爲國矣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患所以立求爲可知皆爲已者之事也立者所以立其身也可知者實之在已者也若有患其位與人莫己知之心一毫之萌則爲徇於外矣不患無位而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而求爲可知則君子爲己之學蓋可知矣若曰使在已有可知之實則人將自知之則是亦患莫己知而已豈君子之心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問人問曰

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道無不該也而有隱顯本末內外之致焉程子所
謂如百尺木自根本至毫末皆一貫也若隱顯本
末內外之致泯然莫別則所謂一以貫之者亦何
所施哉夫子之告曾子當其可也曾子蓋默識之
矣故蒼門人之問獨舉忠恕為言可以見曾子自
得之深也夫忠為體恕為用實有是體則實有是
用用之周乎物是其體之流行發見而已體用一
源故也此豈非一貫之妙歟聖人全乎此天之道
也曾子所稱夫子忠恕是已賢者求盡乎此人之
道也子思所稱忠恕是已賢者求盡乎此人之
分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謂通達其趣也蓋君子心存乎天下之公理小
人則求以自便其私而已其所趣所行久且熟也
能無喻乎喻則好篤而不可反矣此君子小人之
分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蓋莫非為己而已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事親者心存乎其親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其體之
精矣故幾微所形必得於心諫於其未著為易反
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河東侯氏曰加誠敬而不

違其幾諫之初心蓋積其誠意如此勞而不怨竭
力而不弛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以親之心為心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解見上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以年之盛衰察氣之強弱而喜懼存焉亦人子盡
心於其親之一事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君子以行不逮言為恥故言不輕其出言之不出
則其勉於躬行者力可知也夫子懼學者務於言
而行有弗篤則趨於薄也故言古之學者蓋如此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凡人事事以節約存心則有近本之意雖未能皆
中節而其失則鮮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言則欲訥行則欲敏蓋篤實自修無一毫徇外之
意也言欲訥者畏天命行欲敏者恭天職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德立於己則天下之善斯歸之蓋不孤也如善言
之集良朋之來皆所謂有鄰也至於天下歸仁是

亦不孤而已矣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由必有而然事君而必君之信已與朋友交而必交情之固是皆爲私意之所加而數之所由生也推此可見彼既厭而數不止能無辱與疏乎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公冶長篇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陸音絏息列反今本作絏）

門人記此以見聖人取人託子之道南容之行固高於公冶長然公冶長雖在縲紲而非其罪剽其人能謹於行可知其所遇特無妄之災耳已之子兄之子何以異其配也或以其材或以其時焉耳爲避嫌之論者是以私意觀聖人者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意者子賤資質成就君子人也夫子謂使魯無君子則子賤亦何所取法而若是乎此非特歎魯國之多賢蓋言美質係乎薰陶之效如此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子貢之問蓋欲因師言以省己之所未至也而夫子告之抑揚高下所以長善而救其失者備矣謂之器則固適於用然未若不器之周也謂之瑚璉則以其美質可以薦之宗廟也然瑚璉雖貴終未免於可器耳賜也味聖人之言意即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則亦何有窮極哉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佞之所以焉用者以其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因其有才辨而流入於不善也若不知其仁則焉用佞蓋在仁者則發而中節佞與不佞何足以言之哉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夫子使漆雕開仕知其可以施於有政也而開自謂斯未能信蓋胷中一毫有未盡不可以自欺也其篤志近思之功為如何哉則其所至蓋未可量也故子說然則學者自謂能信者其未知用其力

者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乘桴浮海歎道之不行也從我者其由與以子路之勇於爲也然夫子豈輕去中國而勇往者哉子路聞之而喜則以爲夫子之必往也故曰好勇過我無所取材程子謂材與裁通用夫聖人之勇不可過也而過焉是未知所裁度也先後之間辭氣抑揚而理亦無不盡矣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仁難言也而孟武伯遽問子路之仁若以爲未仁則子路蓋進於此者若以爲仁則仁之義通上下而言語其全雖聖人不敢居也故但告以不知也武伯可以深思自省矣武伯復有問而併及於求與赤則各舉其所能者告之夫可使治賦可使爲宰可使與賓客言非是心之存者不能然也就此上觀其仁則可語仁之成名則難也故又曰不知其仁也學者反復玩味知仁之難言如是則致知

力行終吾身焉可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子貢問賜也何如欲因師言以自省也夫子謂女與回也孰愈當時師弟子間所以相與者蓋如此聞一知十聞其端而究其極也聞一知二告往而知來者夫聞一知十豈特顏子天資之絶人哉蓋學問涵養至此也子貢知其不敢望回是亦其達也夫子因其自知從而勉之曰吾與女弗如也程子曰聖人豈有所不及者哉所以勉子貢進學也一本云夫子既然其言又稱之曰吾與女弗如也與其弗如也之言所以長其善而勉其所未及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平聲下同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宰予昏惰而溺志夫子以其質之不美也故以朽木糞牆爲喻而責之特深蓋害道莫此爲甚也聽言而信行蓋聖人之聽言固異乎人之聽言也然又將觀行焉則益精矣謝氏曰聖人之道雖得於生知而亦有待於更事之多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能自克之謂剛蓋莫難制者人欲也爲慾所牽志不立矣焉得剛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此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同意然而彼二言者皆爲仁之方恕之道也故皆有勿辭勿者禁止之意若子貢之言不欲人之加諸己者即欲不加諸人是則不待禁止油然公平物我一視仁者之事也其曰非爾所及者正所以勉其強恕而抑其躐等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謂著於言辭者夫子之文章人人可得而聞也至於性與天道則非聞見之所可及其惟潛泳積習之久而有以自得之自得之則性與天道亦豈外乎文章哉曰性又曰天道者兼天人性命之蘊而言之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有所聞而實未副（一本作而行之未逮）勇者之所恥也惟恐有聞則其篤於躬行可知門人記此亦可謂善觀季路矣然此之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則未免有強力之意耳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
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聖人制謚其法非一端蓋取人之周也故經天緯
地謂之文而勤學好問亦謂之文子貢疑孔文子
不足以當此謚而不知所取各有義其善不可沒
而其不足者自不可揜矣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
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此四者爲得君子之道君子之道亦多矣子
產有此四者而已他固未盡得也聖人與人爲善
故特舉其所長焉行己恭謹重而不侮也事上敬
忠實而不欺也養民惠以慈愛涵養之也使民義
役之以時用之不私也子產養民惠使民義矣而
孟子猶謂不知爲政則所謂政者蓋有在矣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聖人論豫之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以爲君子
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爲知幾蓋交道易以陵夷非
正其志者莫之能守也交久而敬不衰亦可謂善
矣聖人於人雖一善必錄天地之心也

而其見稱於聖人者獨善交一事則其餘無取焉亦可見也

一本云以平仲行乎國政之久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何如其知也

所貴乎知者爲其明見理之是非也僭上失禮之

事而處之不疑則其昧於理孰大於是蓋方其時
世俗以小慧爲知故於文仲有惑焉夫子明之使
人知夫所謂知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
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
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
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
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
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子文文子之事聖人以清忠目之就此事上言只
可謂之清忠也而子張遽以仁爲問是未能究夫

仁者之心也曰未知焉得仁言未知其他據此事
言之不得謂之仁也若知微子箕子比干之所以
稱三仁則知二子之事只可以爲清忠而不可謂
之仁矣（一本云仁者之爲亦有時可以謂之忠清然指人一忠一清事便以爲仁則不可）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思至於再則事之是非可否可見矣過是而猶有
思焉則是爲計較利害而非誠其思者也

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

發舒才智爲易收斂才智爲難非約以自守而不
役於外者不能然也曰其愚不可及也謂人所難

也然而猶有知愚之心也其與用則行舍則藏者意味相去有間矣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聖人道不行於當時故退而明諸書以私淑諸人方聖人歷聘之時詩書禮樂之文固已付門人次序之矣及聖人歸於魯而後有所裁定所謂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也狂簡之士雖行有不揜而其志大蓋能斐然以成章矣至於義理之安是非之平詳略之宜則必待聖人裁之而後爲得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以夷齊平日之節觀之疑其狹隘而不容矣今夫子乃稱其不念舊惡何其宏裕也蓋於其所爲亦率夫天理之常而其胷中休休然初無一毫介於其間也若有一毫介於其間則其私意之所執而豈夷齊之心哉味夫子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之言則庶幾可以得之矣怨是用希者已無所怨於人而人亦無所怨於已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順理之謂直計較作爲有纖毫之枉則害於直矣意者時人以微生高爲直故夫子舉此以明直之理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是皆常人之所忽而不以爲恥者惟君子學以爲
己不忍須臾自欺故以爲恥觀諸此則丘明之爲
人可知矣言已亦恥之以明丘明所恥之爲得也
顔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
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顔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懷之
人而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車馬之間此意未
嘗不存焉子路蓋欲克其私於事事物物之間者

其志可謂篤而用工可謂實矣至於顔子則又宏
焉理之所在何有於己則其於善也奚伐爲吾之
所當爲而已則其於勞也奚施蓋存乎公理而無
物我之間也然而猶所謂誠之者人之道至於孔
子則純乎天矣物各付物止於其分而無不得焉
此誠者天之道也聖賢之分固宜爾然而學者有
志於求仁則季路之事亦未宜忽也要當如此用
力以爲入德之途則夫顔子之事可以馴致不然
慕高遠而屑卑近將終身無所進益而已耳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人惟安於所偏狃於所習是以鮮能見其過就或

知其爲過不能自訟又從而文之者蓋多矣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則懲創之深省察之力其必能徙舊而新是圖若是則進於德也孰禦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聖人斯言使學者知夫聖可學而至雖有其質而不學則終身爲鄉人而已忠信者質之美蓋以實而不欺者也聖人不居生知所以勉人以學也

雍也篇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有長人之德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問子桑伯子夫子之爲可也而取其簡仲弓於此遂發居敬居簡之論可謂善領聖人之意矣夫主一之謂敬居敬則專而不雜序而不亂常而不迫其所行自簡也若夫居簡則是以簡之一字橫在胷中反害於敬而失行簡之本矣故仲弓以爲太簡而程子謂多却一簡字者是也如是而曰行簡是爲踈略而已夫豈簡之得哉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凡怒之所以遷者以其起怒於己也於己起怒故溢於氣發於辭橫於胷中而不能化移於他物而莫之止君子非無怒怒其逆於理而已理之所在如鑑付形各適其可已何預乎然則奚遷之有凡過之所以貳者以其所以爲過之根者不除也不知懲改者固不足問就有能見其過而遏之之心一或有懈則其端復乘間而萌矣君子非無過也隱微之間有所未慊則謂之過惟其涵養純熟天理昭融於過之所形無纖介之滯其化也如日之銷冰然則奚貳之有是二者蓋克己復禮心不違仁者之事也如是而後謂之好學然則孔門之所謂學者蓋可知矣有志於道者其可不以此爲標的乎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子華爲夫子使於齊使子華而有所不給則夫子固周之也而子華無是之患也其使也爲師使以義行也夫以義行而其資足以給則可以無與也

冉有爲其母請粟疑可以與也故與之少以見其義而冉子莫喻也原思爲宰宰有常祿粟雖多不得而辭也使原思雖甚有餘而其常祿亦豈得而辭哉故聖人於子華謂周急不繼富於原思謂毋以與爾鄰里鄉黨其義可見矣蓋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焉天之理也聖人從容而不過賢者審處而不違若以私意加之則失其權度或與其所不當與爲傷惠而或辭其所不當辭亦反爲有害於廉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此言用人不當以世類而廢也犁牛之子而騂其色是能變其氣類且當其可用之時雖欲不用之於郊而山川之祀亦豈得而廢之乎言其不得不用也聖人之取人廣大無方如此以此語仲弓意者仲弓取人之方或未廣歟觀其問政聞舉賢才之言則曰焉知賢才而舉之與夫子所謂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者其廣狹固可知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心不違仁私欲不萌天理常存也三月言其久且熟也而猶有不違焉未若聖人之純乎天也顏子

之所以爲未化者正在此耳日月至焉與三月不違者固有間矣然亦見道明而用力堅者由是而不已焉則亦可馴致矣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此章可見聖人之用才也三子者各有所長故皆可以從政果則有斷斷於義也達則不滯通於理也藝則善裁不失序也此豈獨天資之美哉蓋亦學力所致因其質而有所成就焉耳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顔閔曾子不仕於當時蓋易之潛龍而孟子所謂天民之事也方是時行道濟世則孔子之任若三子者雖列國之諸侯有不得而祿仕之也而況季氏使以臣之乎門人記閔子之事於季康子問由賜冉求之後則其相去亦可見矣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如顔子伯牛之死乃可謂之命蓋其修身盡道以至所爲謹疾者亦無有憾也而止於是則曰命而

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所致而至而非天命之正矣孟子所謂立乎巖牆之下者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顏子之樂簞食瓢飲也言簞食瓢飲之貧人所不堪而改其樂耳然則其樂果何樂耶蓋其心而改其樂耳然則其樂果何樂耶堪而不足以累其心而改其樂耳然則其樂果何樂耶

所樂哉安乎天理而已矣學者要當從事於克己而後顏子之所樂可得而知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爲仁未有力不足者故仁以爲己任者死而後已

爲今冉求患力之不足非力不足也乃自畫耳所謂中道而廢者如行半塗而足廢者也士之學聖人不幸而死則已矣此則可言力不足也不然而或止爲則皆爲自畫耳畫者非有以止之而自不肯前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儒而有君子小人之分者固不越乎爲己與爲人也小人爲其所見之卜耳區區以爲人爲心豕亦小乎以此告子夏者懼其既博於文而未能反約也然此亦子夏初年時耳孔門弟子之進於學固有月異而歲不同者問答語言抑揚之間要須詳

味也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子游爲宰而夫子以得人爲問此政之先務也後之爲政者蓋鮮知此義矣行不由徑則所趨無欲速見利之意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則不苟徇於私情然則斯人之存心可謂正矣子游亦善觀人哉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奔而爲殿固已難能及將入門是國人屬耳目之時也孟之反非惟不敢有其功又旦自掩其功其中心深自抑損如此故聖人有取焉爲學之害矜伐居多聖人取孟之反所以教門人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必有祝鮀之巧言與宋朝之令色而後可以免於世則世衰道微可知中人已下以利害存心者鮮不爲之變易矣此聖人所以歎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夫婦之有別朋友之有

信以至於一飲食起居之間莫不有道焉故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謂未有出而不由戶者何事而不由於道乎道雖不可離如此然人之違之者亦多矣人雖自違之而道亦未嘗離也是以君子敬以持之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而惟恐其或失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文質偏勝則事理不得其中故必以彬彬爲貴也

彬彬者內外相濟之意非涵養深厚者莫能然也

夫有質而後有文質者本也然質之勝則失於踈

略而無序故當修勉而進其文是則文者所以行

其質也若文或勝焉則失於繁冗而沒實故當敦篤而反其質是則質者所以約其文也此道問學以進於君子者也雖然以二者論之若未得中而有所偏勝與其失而爲府史之史無亦寧爲野人之野乎亦不可以不知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天理本直在人則順其性而不違所謂直也直者生之道也罔則昧其性而不違所謂直也直者生道也罔則昧其性冥行而已是與游魂爲變者相去幾何則其生也特幸免耳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知之者知有是道也好之者用工之篤也至於樂之則工夫至到而有以自得矣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之者也樂者食之而飽者也知之而後能好之好之而後能樂之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此以其氣質言也聖人之教各因其才而篤焉以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高且遠者非惟不能入且將妄意躐等豈徒無益其反害者有矣故不驟而語之以上是乃所以漸而進之使之切問近思而自得之也然而聖人之言本末備具雖自其卑與近者告之而其至理亦豈外乎是特其爲教循循有序至於愚之明柔之強則中人以下之質蓋亦有可得而變者矣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民之義百姓所公共之義如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也敬鬼神而不能遠是惑而已遠而不敬是忽而已敬而能遠而後爲得二者皆知之事也先難後獲先其難而後其獲也勉

爲其難不計所獲循循不已久自有至若先有蘄獲之意則固已自累其心而有害於天理矣无妄之六二不耕穫不菑畬而彖曰未富也蓋此義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動靜者仁知之體樂水樂山言其體則然也動則樂靜則壽行所無事不其樂乎常永貞固不其壽乎雖然知之體動而理各有其靜固在其中矣仁之體靜而周流不息動亦在其中矣動靜交見體用一源仁知之義非深體者莫能識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自當時觀之則齊強而魯弱矣聖人觀人之國蓋不如此齊自管仲相桓公急於功利先王之法廢革殆盡矣魯雖不能舉行先王之法猶然其法猶在未至若齊之變亂也齊一變而至於魯謂當易其功利之爲而反之正也魯一變而至於道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味聖人之意則知所以爲國之道在此而不在彼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不觚觚哉

觚之制其得謂之觚乎故有是物必有是則苟失其則實已非矣其得謂是名哉故凡言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皆以失其則

故也至於人生於天地之中其所以名爲人者以天之降衷善無不備也失其所以爲人之道則雖名爲人也而實何如哉聖人重歎於觚意蓋深遠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人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宰我發此問亦不可不謂之切問也謂仁者惟知求仁患難有所不恤也夫子所以告之者理則無不盡矣蓋其可逝可欺者惻隱之心不遽詐不億不信也而其不可陷不可罔者心與理一一作理不可昧故

也於此亦可以究仁者之心矣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博學於文廣聞見也約之以禮守規矩也聞見雖多而不能約以規矩則操履不實亦豈得不違畔乎故必博文而約禮然後可以弗畔學者必弗畔而後可以有進若顏子所謂博文約禮則異乎是言蓋有輕重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當時過衛國者必見寡小君衛人以爲請則烏得而不見子路以夫子之見強而出於不得已也故

不悅夫子則謂吾道之否如是天實厭吾道則何愠乎此樂天者之事也若使道之將行夫子聽衛國之政則所以正君而定國者必有道矣而不得位以行焉則其在衛國也而見小君庸得已乎此非天而何哉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德合於中庸則至當而無以加矣中者言其理之無過不及也庸者言其可常而不易也世衰道微民汨於私意以淪胥其常性鮮有是德久矣夫子蓋歎之也

子貢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

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博施濟衆之義固大而不當以此言仁也聖亦仁之成名耳非謂仁未及乎此也以仁之爲道不當如此求也故夫子既告之以博施濟衆之爲大而又語之以仁焉夫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人惟有己則有私故物我坐隔而昧夫本然之理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於己而譬所以化私欲而存公理也然便以此爲仁則未可此仁之方也於其方而用力則可以至於仁焉先言仁者而後以仁

之方結之聖人之示人至矣一本云博施濟衆之義固大然所以明仁也聖亦仁之成名非謂仁未及乎此也以仁之為道不當如此求也欲進乎是其惟近取譬乎近取譬者體之於吾身而推之此恕之道也所以為仁之方也於其方而用力則可以進於仁焉知能近取譬為仁之方則知以博施濟衆言仁者其亦泛而無統矣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第四

述而篇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古而好之竊比於我老彭者稽古務實而不敢苟作也夫以聖人之德之至而其辭氣遜讓温厚如此學者所宜反復誦味而不厭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默而識之非言意之所可及蓋森然於不睹不聞之中者也在己則學不厭施諸人則誨不倦成己

成物之無息也何有於我昔汲郡呂氏曰言我之道舍是三者之外復何有此說於文義爲順蓋聖人常指而示之近使學者能於此求聖人則亦可以有得矣然而是三言者其本在於默而識之世之言默識者類皆想象億度驚怪恍惚而曰吾默識矣不知聖門實學貴於履踐隱微之際無非眞實所謂存乎德行者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聖人言以是爲憂所以深勉學者也夫德不脩則無以有諸躬學不講則無以明乎善聞義不能徙則何有於義不善不能改則安於不善而已是豈不可憂乎爲學之要不越乎脩德講學徙義遷善而已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門人可謂善觀聖人矣方燕居之際在衆人易以怠惰若君子則不至於惰然未免於執持也未免於執持其能申申夭夭乎申申和樂中正也夭夭温裕安舒也一本云申申舒泰也夭夭和洽也聖人聲氣容色之所形如影之隨形無往而不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夫子夢見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也方夫

子盛時庶幾道之將行以周公之事業措之天下雖夢寐間亦思存周公之爲而若見其人也至於既老而力衰知道之終不可行也故曰久矣不復夢見焉若以爲聖人思念周公而見其儀容於夢則是有所滯而不化且周公不可見而見之夢焉亦甚非聖人之心也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游泳於道履踐於德體切於仁游涉於藝藝者亦以養吾德性而已

丨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束脩始見禮也苟以禮來聖人未嘗不誨焉人皆可

可爲聖賢聖人未嘗拒其進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此聖人教人之方也學貴於思思而後有得憤悱者思慮積久鬱而未暢誠意懇切形於外也憤則見於顏色悱則見於辭氣於是而啓其端發其蘊則庶幾其聽之之專而感之之深也然告之亦舉一隅耳必待其以三隅反而後復之此古之教者所以爲從容而使人繼其志之道也若不以三隅反則是未能因吾言而推類苟遽以復之則於彼亦無力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臨喪則哀食何由飽哭者哀之至歌者樂之蕃一
日之間二者不容相襲若此也學者法聖人而勉
之亦足以養忠厚之心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龍德正中隨時隱見者也君
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其行也豈有意行之
而其舍也亦豈有意於藏之因時用舍而道有行
藏惟顏子幾於化故足以與此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
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仲由自負其勇不避禍害謂夫子有三軍之事惟
已可與故以爲言夫子因其病而抑之以爲犯難
而輕死非君子所貴蓋死或至於傷勇故也臨事
而懼戒懼於事始則所以爲備者周矣好謀者或
失於寡斷好謀而成則思慮審而其發也必中矣
敬哉周密如此古之人所以能成天下之事而不
失也豈獨可行三軍而已哉若徒以暴虎馮河爲
勇則是輕犯禍害非君子之所貴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
夫子謂富不可求非特謂命有定而不可強也謂

命有定而不可強雖賢於僥幸而冒昧者然在聖賢之分則未足道也夫子謂富不可求者正以於義不可故耳言使其於義而可雖執鞭之士亦有時而可爲矣其如義不可求何則姑從吾所好而已吾所好者義是也然則所安者義而命蓋有不必言者矣

子之所愼齊戰疾

事神莫嚴於齊用人莫重於戰養身莫切於疾故尤致其愼焉夫子未嘗親夫戰陳之事也而門人知其所愼者以其平日所言而知其重之也味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語則亦可見矣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韶之盡善盡美聖人聞之有所深感於其中蓋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然至於三月之久猶忘味焉則幾於不化矣故程子以三月爲音字固也

聖人之心不如是其固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叔齊之讓伯夷以爲伯夷之長當立無兄弟之義而何以爲國乎伯夷之不受國以爲叔齊之立父

命也無父子之義而何以爲國乎二人者寧去國而存此矣衛輒之事國人論之以爲崩聵既得罪於先君而出奔而輒受先君之命宗國不可以無主則立輒而拒崩聵可也曾不知崩聵父也輒子也父子之義先亡而國其可一日立乎故子貢以夷齊之事爲問方是時夫子在衛輒立之事蓋難言也賜也微其辭以測聖人之旨可謂善爲辭者矣中有所悔慕皆謂之怨其曰怨乎者謂二子委國而去獨不顧其宗國而有所悔於中乎夫子告之以求仁而得仁謂二人者求夫天理之安而已夫豈利害之計乎明乎此而後知古人所以處身

謀國之宜矣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飯疏飲水而樂之在其中者亦莫不然然則其於外物也何有故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然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本非可以浮雲視惟其非義則浮雲耳苟義所當居聖賢固亦居之特所樂何事此不可以想象推尋也惟用力於克已是乃求之之道也所樂不存也一本云濂溪周子嘗令學者尋顏子仲尼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夫子未贊易之前易書殺亂傳者失其旨五十以

學易者夫子之意謂今有所未暇加數年而後可
修也程子曰如八索之類皆過也云學云大過者
皆謙辭也雖然自夫子贊易而易道始備垂於萬
世而不過也而後之學者或泥於象數而其義復
以不明善乎程子之言曰推辭攷卦可以知變象
與占在其中矣由辭以求易而明夫所謂體用一
源顯微無間者則庶幾聖人學易之旨可得而求
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夫子常教人者詩書執禮者人所執行之
禮所謂曲禮者也以此三者教人使之涵泳踐履

循循有序性與天道亦豈外是而他得哉在學者
用工何如耳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
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子路以葉公不知聖人且欲擬其形容而未知所
對也夫子之意則以爲即其近者告之斯可矣夫
子蓋嘗自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獨不如已之好
學而今所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者亦好學之至者也然則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
果獨在於好學耶夫子蓋生而知之者而未嘗居
焉使人知聖由學而可至也然生而好學則是其

所爲生知者固亦莫揜矣謂聖人所以異於人者在於好學亦豈不可乎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門人見夫子之聖謂生而知之不可跂及也故夫子以是告之使果能好古敏以求之則聖人亦豈不可希哉玩味辭氣其循循善誘可謂至矣

子不語怪力亂神

聖人一語一默之間莫不有教存焉語怪則亂常語力則妨德語亂則損志語神則惑聽故聖人之言未嘗及此雖然就此四者之中鬼神之情狀聖人亦豈不言之乎特明其理使人求之於心而已

若其事則未嘗言之也門人記聖人之所雅言夫所不語者而垂教焉抑可謂察之精矣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見人之善不善也而皆我師焉古人之學無非爲己而已雖然就一人之身而有善有不善焉亦莫非吾師也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此蓋進善無窮之意非若老氏以不善人爲資而利之也夫有利之之心則是已自陷於不善也毫釐之差君子謹諸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天生德於予言天命德於己也天命德於己桓魋
其如之何使不幸而不免於難亦天也桓魋其亦
如之何哉雖然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之生斯人
無不具德於其性也人則自息之耳惟聖人爲能
全夫天之所命曰天生德於予而所爲與天理無
間者亦自可見矣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
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夫子之道猶天然門弟子學焉而莫及則疑以爲
有隱夫子從容告之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
隱乎爾蓋道無不在聖人何隱乎爾所謂無行而
不與二三子者蓋視聽言動之際無非教也二三
子苟能體之自近而用力焉則知聖人果無毫髮
之可隱也在二三子勉之何如耳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聖人之教人不越乎是四者學文則知廣敎行則
身修忠信則德進學者勉於是則內外交益日有
所進而月有所將也忠信本一事而謂之四教者
忠則實諸己信則篤諸人在學者之成身當以爲
兩事而並勉也文居其首者教以博文爲先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
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

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聖人者肖天地者也君子者具其體而未能充盡者也故聖人不得而見得見君子斯可矣善人資稟醇篤無惡之稱有恒者則能謹守常分而已故善人不得而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以善人之質而進學不已聖蓋可幾有恒者力加勉焉亦足以有至也若夫已無而以爲有已虛而以爲盈在約而以爲泰則是驕矜浮虛不務實者其能以有恒乎未能有恒況可言學乎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此聖人愛物之心也釣而不綱不欲盡物也弋不射宿不忍乘危也於此亦可玩味聖人之仁心矣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不知其然而作焉皆妄而已聖人之動無非實理也其有不知而作者乎雖然知未易至也故又言知之次者使學者有所持循由其序而至焉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其善此雖未及乎知之至然知之次也擇焉識焉而不已則其知將日新矣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

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以互鄉之俗惡而童子又非得與先生長者抗禮
者而夫子見之故門人惑焉夫子謂其進之志則
善與其進之志善也而不與其退而不善也若於
進而志善之時以其退而不善而拒之則何甚也
聖人之心天也其有已甚者乎則又反復言之謂
凡人潔己以進則當與其潔耳固不可保其往也
此所謂顯比王用三驅至公之心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豈遠於人乎患人不欲之耳欲之斯至不曰至
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也

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
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
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
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則但可告之
以知禮而已及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
謂取同姓爲知禮乎若言爲君隱之意則淺露已
甚而失前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已之過而已然而
取同姓之爲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聖人辭氣
之間其天地造化與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歌者歌詩也於其歌之善也使反之而後和非獨
與人爲善也反復抑揚至於再三則所以感人者
益深矣是亦所以長其善也與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言文吾無不與人同者於躬行之君子則未見聖
人之意欲使學者不但既其文而務孚其實也上
所謂文者威儀藝文之事可得而見者也躬行之
實則在夫縝密篤至存乎人之所不見者也此顯
閔之徒所以獨出於衆人者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
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夫子雖不居聖然玩味辭氣其所以爲聖者亦可
得而見矣夫盡仁道者聖人也爲之不厭誨人不
倦聖人之仁天之無疆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
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子路請禱而夫子告之以有諸蓋欲子路深省夫
禱之理也苟知其有是理則知夫子之何用禱也
而子路未之達獨舉誄以爲證於是從而告之曰
丘之禱久矣蓋禱者悔過遷善之意平日之思慮
云爲神之聽之未嘗斯須離也一有未順則逆於

神理是則當禱也若夫聖人之心則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鬼神乎獨曰丘之禱久矣辭氣謙厚而所以啓告子路者亦至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奢儉皆爲失中奢則不孫爲其矜夸也儉則固爲其拘執也雖然固之爲病特未能趨於中耳而其所爲自守者猶近本焉至於不孫之爲害則馳騖眭散惡之所由起也聖人斯言非勉學者爲儉而已也蓋使之知夫奢之爲害之甚而儉猶可取則庶有得於務本趨約之意云耳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正己而不求諸人故坦蕩蕩徇欲而不自反故長戚戚坦蕩蕩非謂放懷自適無所憂慮之謂也謂求之在己而無必於外故常舒泰云耳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和順充積則其發見必温然温而厲也德盛者其威必著於外然威而不猛也從容中理者其貌恭然恭而安也温而不厲則和而無制有害於温矣威而猛則爲物所憚有病於威矣恭而不安則不可以持久有損於恭矣從容而全盡者其惟聖人乎門人形容至此亦可謂善學矣

泰伯篇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三讓程子曰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夫泰伯之讓誠難知也以君之元子而弃宗國以逃身本中夏而從夷狄之爲不亦冒先王之大禁歟而泰伯安然行之非聖人孰能明其爲至德也至德謂德之至也泰伯知文王有聖德天之所命當使天下被其澤故致國於王季爲文王也故曰以天下讓言其至公之心爲天下而讓也變而止乎中非達權樂天者其能與於此乎惟其事情深遠故民無得而稱而聖人獨知其爲至德也或曰泰伯之心知文王得國則周必有天下乎非然也以是存心則是利夫天下者也泰伯知文王得國則天下必被其澤而已至於周之有天下則泰伯豈加毫末於此哉此又不可以不知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恭慎勇直皆善道也然無禮以爲之本則過其節而有弊反害之也蓋禮者其節之存乎人心者也恭而無禮則自爲罹勞慎而無禮則徒爲畏懼勇而無禮則流於陵犯直而無禮則傷於訐切然則其弊如此其貴於恭慎勇直者何哉蓋有禮以節

之則莫非天理之當然無禮以節之則是人爲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諸已爲要也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而民不偷蓋仁義之心人皆有之有以示之斯感而應矣夫上之人所爲若是者非爲欲以動民而爲之也敦篤於吾之所當爲而其應自爾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當死生之際其言如此與易簀之意同蓋安死順生純是義理也啓手足之義示保其身而無傷也戰兢臨履曾子平日之心敬而無失至是而知免於戾所謂全而歸之也夫以形體言之且不可傷則其天性可得而傷乎舉其顯而隱者可知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所貴乎道者三事謂其動容貌而能循於法則也正顏色而根於誠實也出辭氣而不悖於倫理也此三者豈可驟爲而強致哉必也平日莊敬篤實

涵養有素而後其發見乃能如此此所貴夫道也若此則禮之本既立矣至於刑名度數之事則付之有司使任職焉可也蓋本既立則末無不舉矣

意者孟敬子務詳於末而未知其本故歟一本云或曰此與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之意同乎曰有異哉夫子之言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曾子之言存於中而以正其外者也學者當識內外交正之意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樂善而無厭也有若無實若虛有善而不居也犯而不校不動於血氣而安於理也非心不違仁者其能之乎嘗從事於斯者蓋顏子由克己以至於無我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可以託孤可以寄命與夫臨大節而不可奪非剛毅篤實者其能之乎曰君子人與疑辭也君子人也斷辭也言其人雖未盡君子之道而節操若是可以謂之君子則可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弘有寬廓之意毅有特立之意弘與毅相須者也士之所任者重而其道遠非弘毅則何以勝其重而致其遠乎所為任之重者以仁為己任故也仁

者人之道爲士者求所以盡人之道其任重矣然所爲仁者其道蓋無窮非可以易進而速成也用力以終吾身焉顧所至何如耳然則非弘毅其可哉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此學之序也學詩則有以興起其性情之正學之所先也禮者所據之實地學禮而後有所立也此致知力行學者所當兼用其力者也至於樂則和順積中而不可以已焉學之所由成也此非力之可及惟久且熟而自至焉耳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此言聖人能使民由是道而不能使民知之也凡聖人設教皆使民由之由之也聖人非不欲民之知之然知之係乎其人聖人有不能與故曰不可使知之然使之由之所謂知之之道固在其中矣蓋有由之而不知者未有不由而能知之者也然則孟子所載放勳之言曰使自得之者與此異乎無以異也蓋曰自得則亦係乎彼而已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勇則果於爲如是而疾貧能無爲亂乎人疾之過甚無所容身能無爲亂乎此二者在上者不可以不知也先王有以厚民之生使其有勇

者不至於疾貧有以養其不才使其不仁者不至於無所容斯已亂之道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此言才美之不足恃當以德爲貴也古之聖人如周公者才藝之多故借以明之驕則無以來天下之善吝則不能與人共由於善雖才美如周公亦何爲哉蓋驕者氣盈挾其有也吝者氣歉懷不足也害德者固多端而二者其總目也蓋徇於血氣者不失之盈則失之歉耳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者取其成實之意故以訓善焉善者實也三年學矣而不至於善善之難得也如此然則可不孜孜以自強乎爲仁由己勉而不舍自有所至固不可以預期歲月而逆計所成也勉人勉學者之意深矣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此章言士之自處當如是然篤信好學其本歟惟篤信好學而後能守死善道蓋非見善之明則其能守之而不易乎危邦不入者不入其國也亂邦

不居者雖在其國而可去之也有道則見道可行之時也貧賤則可恥以其無可行之實故也無道而隱道不可行之時也富貴則可恥以其屈已而喪道故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止其分也謀其政云者已往謀之也若有從吾謀者則有時而亦可以告之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聖人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師摯實傳其聲音者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狂者進取侗者未有知悾悾者拘執然是三者有可以進學之理蓋進取者不爲枉曲而直可取也未有知者不敢自以爲能而愿可取也拘執者不敢食其言而信可取也由是而教行焉則可救其所短而進之於道若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則又巧僞生於其間併與其可取者而去焉無爲足望矣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學者當常懷不及之心懷恐失之心猶恐夫心之或放也況於自是自怒者乎以一善自屬以一知自喜自足者也今日不爲曰姑待明日小事放過

曰爲其大者自怨者也此皆人欲所由長而本心所由失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舜禹之有天下豈有一毫與乎其間哉天與之人與之耳天與之人與之舜禹順乎天人之心而履乎其位於我何加哉此其德所以爲巍巍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此章言帝堯君道之大也天下之巍巍崇高者莫若天之爲天也而堯法則之曰則之則無一毫不與天相似矣堯之道蕩蕩廣大無所不該而其用則密故民無得而名民雖無得而名然巍巍之成功煥乎之文章不可揜也蓋其功業文章乃其道之顯見者也其至賾者不可得而窺而其至顯者不可得而隱天之道然也聖人之道然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此所謂才者言能全盡夫天生此民之才者也如左氏稱才子必齊聖廣淵明允篤誠之類舜之五臣武王之十亂皆相與共成天下之治者非但可

任一職而已也邑姜助成正家之事而天下治焉亦婦人之有聖德者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非特文王也武王之初亦然故統言周之至德不但曰文王也蓋紂未爲獨夫文武固率天下以事紂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天下之歸往如此而翼翼小心以盡其臣子之恭非德合中庸者其能之乎故稱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

矣

禹之有天下無所與於己故飲食則菲衣服則惡宮室則卑所欲不存焉而於事神之際則盡其誠於朝廷之禮則盡其敬於保民之事則盡其力皆所以成其性耳惟其不存於彼故能克盡於此再言其無間者言其無可得而議如此也此與惡旨酒而好善言之意同禹之爲聖本由學而成皆其工夫至到者也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第五

子罕篇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夫子之言明其義之所當然耳義所當然則亦無不利者夫子特罕言之也至於命與仁凡夫子之所言何莫非是理而何隱乎爾也在學者潛心如耳然夫子未嘗指言之也謂之罕亦可矣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達巷黨人大孔子之博學而疑其不能以徧成也夫豈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之道哉故夫子但舉

一藝自居而又於藝之中復屑其次者以見夫道之無乎不在若善觀聖人則於此亦可以得之不然則愈失之也其言則謙而不居其意則完備矣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聖人於斯世豈有意於從違哉皆道之所在焉耳於其儉則不嫌於從俗於其泰則不避於違衆聖人之意蓋可見矣

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聖人豈獨無意哉蓋發於心者莫非實理無一毫私意也若有所作爲皆私意耳必者必欲其然也固者執而不化也我者有己也意與我相近必與固相類然而不同也意則發見而我則其所存也必則期於事之前而固則凝於事之後也毋字與無通夫子之於四者非待有所禁止蓋自無有耳絶云者無之甚也然四者之病始於意而成於我故大學之道必在於誠其意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文也者所以述是道而有傳也文王既沒文不在茲聖人以斯文爲己任也已之在與亡斯文之喪

與未喪係焉是二者豈人之能爲哉天也不曰喪
己而曰喪斯文蓋已之身即斯文之所在也方夫
子畏於匡之時所謂易詩書春秋皆未討論也故
以爲天之將喪斯文則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夫
使後死者而果不得與於斯文則其不免於難亦
非匡人之所能爲也汲郡呂氏曰畏者有戒心也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
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
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太宰見夫子多能而疑其聖者在此故云然子貢
則謂夫子蓋天命以大聖之質多能特其餘耳夫

子聞之恐太宰謂聖必待多能則甚有害也故謙
以自居其意則欲太宰知夫多能雖不害其爲君
子然爲君子不在多能也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
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謂不試於事業故所見者藝而已門人載牢所記
夫子之言於此申前章之意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此章之意亦恐學者以聖道爲高遠而聖人爲有
隱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謂爾以爲吾有餘知

乎蓋無餘知也凡所以告二三子者無不盡矣雖使鄙夫持空空之質而問所以告之者亦未嘗不就其兩端而無不盡者焉蓋語近而其遠者未嘗不具焉語卑而其高者未嘗不存焉形而上曰道與器非異體也聖人有隱乎爾哉在學者體之何如耳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非必鳳至圖出而後爲至治之世鳳至圖出蓋治世之徵也聖人斯言歎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耳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

必趨

愛敬生於中而形於外惟聖人爲能有常而無失也於齊衰哀有喪也於冕衣裳貴達尊也於瞽者矜困窮也推之則帝王所以治天下之綱要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仰之彌高愈探而愈覺無窮也鑽之彌堅愈進而愈覺難入也瞻之在前則若不及忽焉在後則又過之蓋得其中爲難也非工夫深至者其能發是言乎雖然其高未易攀也其堅未易入也聖人之

中未易可得也而夫子則循循然善誘人從容不迫以其序而進之其所爲循循善誘者不過博文約禮而已博文者使之集衆義於見聞之間也約禮者使之宅至理於隱微之際也（一作博文格物致知也約禮克己復禮也）博而約學之大端不越是矣惟夫子循循善誘如此故使我欲罷不能焉蓋自不能以已也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盡吾之才以極其至則見夫所立之卓爾必曰如有言其始見之端的者然也卓爾者其聖人之中數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言已雖見是而不能遂止於是蓋誠者天之道由誠之而進非大而化不能以與此蓋至此非力之所能爲也

此顏子之所以喟然歎歎反復誦味此章則顏子學聖人始終之功孔子教人先後之序與夫聖人之道之至皆可得而研求矣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子路欲爲臣之意以夫子嘗爲大夫有家臣以任其喪事蓋不爲過意欲尊其師也不知方是時夫子退而閒處無家臣之時也因疾之病而強爲之是欺而已理不應有而強使之有故曰欺天子路

孔門之高第而所見若是之偏者蓋意有毫釐之差則流於欺詐而不自覺耳故君子戰兢自持而每懼其或偏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子貢以美玉爲喻疑夫子將終藏不售也夫子則以君子豈不欲用於世乎其不輕售者待其可耳子貢謂求善賈則非矣待賈者循乎天理而求善賈則已心先動矣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之歎同或人未之喻則以爲眞欲往也故疑其陋以爲不可居夫子之所以告之者乃行乎夷狄之道蓋忠信篤敬無入而不自得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聖人未刪詩以前篇章交錯不以其序者亦多矣故反魯之後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獨舉雅頌蓋其大者耳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而無憾則未易也蓋於

天理之當爲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
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之教人每
指而示之近使之有履踐之實人人皆可勉焉行
而有至則存乎其人充盡則聖人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此無息之體也自天地日月以至於一草木之微
其生道何莫不然體無乎而不具也君子之自強
不息所以體之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則與之非
二體矣川流蓋其著見易察者故因以明之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德因人之秉彝而目之於色亦出於性也然此
則溺其流而不止彼則汩其情而不察是何歟則
以夫物其性故耳故君子性其性而衆人物其性
性其性者天則之所存也物其性者人欲之所亂
也若好德如好色則天則存而人欲遏性情得其
正矣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
一簣進吾往也

雖覆一簣然進則不可量雖餘一簣然止則無所
望學以成德爲貴也止者吾止也進者吾往也進
止係乎己而由人乎哉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若以不惰爲專心致志則其他門人高弟亦能然何獨回也所謂語之而不惰者謂不惰其言也蓋顏子聞夫子之言默識心通躬行實踐是夫子之言昭明發見於顏子日用中也此之謂不惰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此顏子既沒之後夫子稱之之辭也蓋其日進無疆於聖爲幾矣然未至於聖則猶有所進焉至於聖則止矣所謂止者大而化之止於中而成乎天也此顏子所以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歎與橫渠張子曰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乎未見其止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養苗者不失其耘耔無遏其生理雨露之滋日夜之養有始有卒而後可以臻厥成或舍而弗耘或揠而助長以至於一暴十寒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以異於是有其質而不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已秀而不實者也夫仁亦在夫熟之而已矣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後生可畏以其進之不可量也然苟至於四十五十猶於道無所聞則其不能激昂自進可知因循

至是則亦無足畏者矣辭氣抑揚之間學者所宜深味也雖然有至於四十五十而知好學如中庸所謂困知勉行者聖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有美質而悠悠歲月則夫所謂四十五十者將轉盼而至可不懼哉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之言明義而正告之也如孔子對齊景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類是已巽與之言委曲而開導之也如孟子告齊宣王是心足以王矣之類是已自非肆於惡而無所忌憚者其聞法語之言也能無面從乎其聞巽與之言也能無悅於心乎然而聞善者將以善其身也於法言則當佩服躬行而改其未合者於巽言則當紬繹思慮而究其所以然者若是斯有以善其身矣苟惟心悅而不繹其故面從而不改其非則亦何有於已哉故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成都范氏曰如此類皆夫子所常言弟子各以所聞記之故又見於此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志者中有所主也三軍雖衆其帥可奪者資諸人故也匹夫雖微有志則不可奪者存諸己故也夫使志而可奪則不得謂之志矣雖然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渝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若守認私意而不知徙義則是失其所主謂之任意則可耳非志也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此不可作細事看惟不忽於卑近實用力於斯者乃知其未易耳蓋人惟有已而有物故有忮有已故有求不忮不求則私欲不行而善道可進將何用而不善子路闇夫子之言以爲遺如是足矣遂有終身誦之之意夫不忮不求非不善也而子路終身誦之則不足以爲善矣蓋不忮不求之外必有事焉至於聖不可知皆由道而進也苟終身誦夫不忮不求而已則亦不過於利仁者之事而有所止也聖人先後抑揚所以成德達才之道可謂至矣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力量之淺深平時未易見也惟當利害艱難之際則可見其所守者矣人徒見其臨事之能處也而

不知其自守之有素也松柏之質堅剛矣獨於歲寒之時而後人知其後彫耳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三者天下之達德君子之所以成身也不惑者見理明也不憂者其樂深也不懼者守己固也然固有不惑不懼而其樂未充者涵養其德性未至也不憂其深矣乎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志於正而不他然後可與共學而由其序然後可與適道有諸己然後可與立充實積久理明義精然後可與權輕重而適其平之謂此君子所以貴於時中也或者不知權之所以為中乃指為反經合道夫經者道之所以為常也權者所以權其變而求合夫經也既反經矣尚何道之合乎以至於堯舜之禪湯武之伐周公之誅蓋亦如夫夏葛冬裘飢食渴飲當其可而已非理明義精疇足以識之哉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此夫子所刪去之詩亦非今所存唐棣篇中語也其意則以爲唐棣之華則翩其反矣非不爾思而室則遠矣夫子謂道非遠人特未之思耳以詩語之未安也故刪而不取詳味夫子斯言辭則抑揚意蓋無窮也夫道以爲易知乎則精微之際未易可擇也以爲難知乎則其天然之理本自不隱也曰易則學者將忽而不克究曰難則學者將怠而不知進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而顯微之幾循求之序亦涵蓄而備盡矣

鄉黨篇

此篇所記於夫子言語容貌衣服飲食之際可謂察之精矣門人亦善學聖人哉蓋聖人之道如是其高深也茫然測度懼夫汎而無進德之地也故即其顯見之實而盡心焉存而味之則而象之於此有得則內外並進體用不離而其高深者爲可以馴致矣眞善學聖人者哉百世之下讀是篇者亦可以知所用力也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恂信順之貌似不能言者自卑而先人也信順而貴讓處鄉黨之道則當然也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

便便於事敬肅也言惟謹於言簡嚴也在宗廟朝

廷則當然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

河東侯氏曰閭閭中正而敬也侃侃和樂而敬也

敬一也閭閭侃侃上下之交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此君在位之時在朝在廟燕見皆然也楊氏曰踧踖不敢寧處也張子曰與與容色不忘向君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色勃如也足躩如者改容也承君命而起敬也揖所與立左右手順所向也衣前後襜如左右手而衣亦隨之合節也趨進翼如如翼之張也賓退必復命者敬終其事而紓君敬也此皆爲擯相之時容節然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入公門則改容而不敢少肆非必君之在焉也立不中門避所尊也行不履閾行以度也行不履閾非獨入公門爲然特於此記之耳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過位亦君不在焉之時也其言似不足者雖在君虛位之前與人言亦不敢少舒也夫君不在焉而莊敬也如此則其事君

之誠可知矣若以為虛位而不之起敬則履霜堅
冰所致有不可勝言者矣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
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掘衣而升公堂則容改矣屏氣如無息心莊而氣
肅也出降一等色始舒也沒階翼如復位踧踖始
終以敬也自攝齊升堂以下升而有事於公堂之
節也自出降一等以下降歸其班列之節也此君
在之時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
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執圭鞠躬如不勝敬其事若不克也上如揖下
則如授外降之容也勃如戰色戒懼也足蹜蹜如
有循不舉足而曳踵也此皆以重圭之故也大夫
聘於他國則執圭享禮有容色程子曰享燕之時
一於莊則情不通此既聘而享之時也私覿愉愉
如也既享而私覿則又和悅矣自其在宗廟朝廷
以下皆孔子為大夫時出入起居之節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
紺齊服緅練服不以飾別嫌疑重喪祭也紅紫間
色不以為褻服君子無時不居正也范氏曰言君
子則不獨夫子凡君子皆當然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袗單也表而出之孔氏曰加上衣也蓋嫌其見體
耳一衣服之間莫不有義存焉豈苟云乎哉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內外以稱也君子惡夫不稱也

褻裘長短右袂

孔氏曰裘長主温袂短便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程子曰疑上文當連齊而言故曰必有蓋齊日不
用常日之寢衣所以致其嚴也長一身有半因是
而言寢衣之制也

狐貉之厚以居

尹氏曰居家居也家居取其適於温而已若夫接
賓客之際固不可去喪無所不佩

異吉凶也佩亦有所當佩楊氏曰佩非特玉而已
蓋若觿礪之類皆佩焉

非帷裳必殺之

楊氏曰裳亦有殺惟朝祭之服用正幅如帷然則
不殺蓋朝祭之服義取於正幅而已其他固當殺
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平必變服稱其情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程子曰孔子在魯致仕時月朔朝也蓋雖致其事而猶往月朔之朝盡為臣之恭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明衣布孔氏曰沐浴衣也此正與必有寢衣義同必有寢衣合在此句下變食遷坐蓋皆變易其常致敬而不敢遑寧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飯也或曰厭當作平聲言不待精細者而後屬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蓋聖人於飲食非有所擇也苟非如下所云厭也蓋聖人於飲

不食之類則食無精粗皆可以飽耳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

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饐傷濕也餲味變也餒潰而耗也敗渝而壞也色惡非其本色也臭惡失其芬香之正也失飪失生熟之節也不時非食時也割不正解牲之不以其制也不得其醬調味之不以其宜也割不正疑是謂燕享之時耳夫飢而食天之理也聖人所欲不存豈有一毫加意於此哉而有所不食者亦以其理之所未安耳蓋從容乎天則如此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

食不撤薑食不多食

食以五穀爲主肉氣不可使勝穀養生之道則然也彼徇於味者則豈是之思哉飲酒隨其多寡之分主於不及亂而已程子曰不獨不可亂志只血氣亦不可使亂洽而已可也沽酒市脯不食謝氏曰與康子饋藥不敢嘗同意食不去薑辛甘皆所以養亦不可闕也不多食食以節也聖人衛生之嚴如此非私其身也蓋無乎不盡其道而已在他人非慢易以輕身則取利以自私而已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公家之祭不宿肉受神惠於公所欽恤以及人也

家祭之肉不出三日懼其或敗而起人之褻易非事神之道也故或出三日則寧不食焉 一本云出二日則人將不食而歌弃之非所以敬神之意也

食不語寢不言

先儒謂直言曰語專一於寢食非言語時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必祭先農菜必祭先圃蓋報本之義故物雖粗薄而於其祭也必亦致其嚴肅焉誠之所存非徒然也

席不正不坐

正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舉此一端餘他皆然耳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少而從長順也舉此一端餘可見也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禮之有儺所以驅攘癘氣有是理故有是事也朝服而立於阼階敬其事且以存室神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誠於其所問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而不敢嘗謹疾也

不以告則害於直故敬受而直告之於此一事之間而得三善焉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仁民愛物固有間也方退朝始聞之時惟恐人之傷故未暇及於馬耳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敬君之賜也正席而嘗以示變也用之祖考示不敢易也楊氏曰食則或恐餘餘故不敢祭惟腥乃可熟而薦也生則畜之以待有事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程子曰恐君之客已也蓋禮賜之食而君客之則

命之祭然後祭今於君之祭已即先飯如爲君嘗食然恐君之客已而不敢當也必先飯者以食爲先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雖不興不忘恭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孟子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若非當仕而以其官召之則君之召也固當度義而行度義而行乃所爲敬君而不敢欺也

入太廟每事問

解已見上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無所歸謂無親戚任之者則其責在朋友矣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與己敵其通有無蓋常義也故其饋雖多可以無拜於祭肉則拜之重其先也

寢不尸居不容

寢不尸體不肆也居不容安舒而已非惰也（一本有門人之察聖人其詳至於寢處之際無不盡者昔人之學固如此哉）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與之習熟者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此車中之容哀有喪重民數也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不虛其禮意也
迅雷風烈必變
敬天之怒也
外車必正立執綏
此外車之節也一說引曲禮君出就車則僕併轡
授綏綏所以總轡者也四馬兩驂凡六轡攬之爲
難故以綏總之然後便於執立不正則轡有掣縱
故必正立而後六轡均調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三者非獨恐其惑衆也蓋以其非在車之容故耳
夫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無往而不爲道也
聖人言語容貌衣服飲食至纖至悉之間無不盡
其節非聖人之循之也聖人之德之盛固無非道
之所存也在學者之進德則當以聖人爲準的致
精於事事物物之間謹其節而求所以勿失者焉
故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苟
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此非止爲事君而言色斯舉矣炳先見於幾微也
翔而後集從容審度而後處之也若是則悔吝何

由而至乎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橫渠曰雌雉魯俗一時所貴仲尼傷薄俗易流所美非是仲由不達乃具羞以饋三嗅者示衆好之必察也不食者知所以美之非美也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第六

先進篇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野人君子由後人之稱也前人於禮樂務其質而於文有所未足後人則習其文而日盛矣惟其文之盛故以前輩爲野人而自謂爲君子文勝而過質則於禮樂之實反有害故聖人思反本而有從先進之言程子曰若用於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此之謂也或曰然則從周之

說奈何蓋文莫備於周大體固當從周而其末流文勝之弊則不可以不正也從先進與從周固各有義耳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從夫子於陳蔡者自顏淵而下當時偶不在門故夫子思其時人才之盛而稱之所謂言語政事文學皆由一道入而有所自得者至於德行則默而成之以造其全蓋不可以一事名也彼三者未免利仁之事進乎德行者則安仁之事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常人間夫子之言不能疑而問與問而不當固無所助也學者則有助矣疑而問問而益得以發其精微若子夏之起予是也謂顏子非助我者以其於吾言無所不說蓋回聞夫子之言無不得於其心而無疑之可復故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間與禹吾無間然之間同凡有所未盡則有間而可言處之盡其道人無得而間然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復白圭之章其感於中者深矣謹言如此則謹

行可知言者人之所易故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必若顏子而後謂之好學他人皆不得與焉則聖門問學之方蓋可知矣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聖人正大之情天地之情也才不才亦各言其子謂才與不才雖異而彼此均爲其子也鯉雖不可以並淵然在已則子也無椁則亦已矣淵雖賢而父之葬子也亦稱家之有無而已又何必強爲之椁乎夫子視淵固猶子也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於淵矣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謂天之喪己者以顏淵之死而卜天意懼斯道之不傳也哭之慟而從者曰子慟矣門人恐聖人哀之過也聖人有過乎情之至而不自知其慟故曰有慟乎然謂非夫人而誰爲則其節固在乎其中矣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

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葬以禮者謂得其理也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及其死門人乃欲厚葬之則失其理矣夫子止之而不可得謂回雖視予猶父而已不得視之猶子以有顏路故也其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其誠於幽明之際如此顏子之在聖門門人莫先焉故於其喪也門人記夫子之所以處之者甚詳所謂仁之至而義之盡者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人以鬼神與死為異事而不知其為常也蓋不越於理而已由聚散故有死生由幽明故有人鬼能事人則能事鬼矣知生則知死矣事人者事君事親事長之類是也知生者知所以生也然則所謂事鬼神之理與死之理豈外是乎哉故君子之於學務於其近而已而其遠者莫之能違也若異端則以鬼神與死別為一說驚怪恍惚而其失莫之窮也

閔子侍側閒閒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一於篤敬故閒閒進於和樂故侃侃直而果故行

行有諸中形於外莫揜也故夫子樂其實焉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謂如由之氣象蓋有不得其死之理此爲疑之之辭而因以警之也孔悝被劫子路死之誠不可以不死謂之不得其死不可也然其從孔悝則有爲之死之理始擇之未善也則不幾於不得其死乎若比干則可謂得其死者矣然則求生以害仁者謂之不得其生可也子路雖不得其死而與是類固不可同日而語矣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以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先儒謂長府爲藏貨財之府貨財之府無過而改爲得無示人以崇利聚斂之意乎故閔子以爲當仍舊貫而不必改也言必有中者中於理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以瑟爲言者蓋瑟之聲音象其中之所存也子路之氣稟偏於剛雖其學之有至氣質不爲不變然於其所偏終有化之未能盡者在聖人之門爲有未和也斯言所以警子路而進之而門人聞此遂有不敬子路之意蓋未知子路之所至與夫聖人發言之意也故復從而開曉之夫自得其門而入以至於升堂其爲次序淺深亦已多矣其於用力

亦可謂至矣獨未及夫閫奥之地耳由室而言在堂者則爲未至所當勉以進也由宮牆之外而望其升堂者則不亦有間乎聖人斯言非特以發明子路亦所以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

子張高明故常開擴子夏敦篤故常收斂開擴則未免於有過收斂則未免於有不及然二子之過不及甚微特未得其中而已夫子謂過猶不及過與不及爲未得其中則均也今以論語所載二子之言行觀之其所過與不及者蓋亦可得而見矣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此哀公十年用田賦之事也冉有時爲季氏宰攷之國語蓋嘗以此事訪於夫子而卒莫之救以冉有爲宰之時而季氏之賦倍他日此夫子所以有聚斂附益之歎而孟子又發無能改於其德之論也冉有既爲季氏之臣所當救正其非使之由於法度今既不能正而又順其所爲私門益以封殖則公室益以衰弱此求之所以得罪於聖門爲深也原求所以至此蓋不能如閔子見幾而作因循陵遲而不自知也有志於學者亦鑒諸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愚則專而有所不通魯則質而有所不敏辟則文煩喭則氣俗此皆其氣稟之偏夫子言之使之因其所偏矯厲而擴充也然曾子之魯其爲學篤實故卒能深造於道非唯質不足以病之而適所以成之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顏子之庶幾於聖人以其屢空也空者意必固我不留於中也然猶曰屢焉特未若聖人之純焉耳聖人則絕四矣顏子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也賜不受命而貨殖亦豈如他人哉特未免有意於豐約之間耳此則於天命之自然者爲不能受其正而其聰明所及億度而多中焉以其資稟之高故也然億而屢中則不能以皆中也苟惟天理之安則不待於億而無往不中矣聖門惟子貢聰明亞於顏子故聖人嘗問以與回孰愈而於茲又發此義所以進之者遠矣程子曰此亦子貢始時事耳其晚歲所進蓋不可以是論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程子曰所謂善人者不爲不善也故不必踐舊迹

而已有不善則能改之矣雖然亦不能造道之遠奧也苟能之則賢遠也不止爲善人而已或曰善人者未能有諸己乎曰不能有之則安得善然所謂有諸己者蓋亦有淺深故善人謂其不能有諸己則不可然謂其盡夫有諸己之道則亦未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惟其言之篤厚是與當與其君子者乎與其色莊者乎君子謂行稱其言者色莊謂行違於言居之不疑者此言取人當聽言而觀行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聞義固當勇於爲然有父兄在則亦有不可得而專爲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其勇蓋如此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也特患爲之之意或過焉而於其當稟命而行者有所闕焉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力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無過不及之患其成德達才之道可謂至

矣

子畏於匡顔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夫子以顔子之後而憂其或不免若顔子之言之意則謂夫子免於難則已亦何敢果於死聖人微服而過宋爲死之傷勇故耳則顔子亦烏得果於死哉然或不幸而不得免焉則亦有之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季子然樂由求之從已而稱之爲大臣故夫子小之而爲之言大臣以道事君之事道謂正理不可從而止之由求爲季氏之臣坐觀其失而不之止是不以道事君也直尸祿備數而已故曰具臣然則從之者與季子以其不能止則當無不從也方是時季氏無君之心已著矣謂弑父與君亦不從者非惟言由求所長抑可以使之間而懼也或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其始也惟利害之是徇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馴至蹉跌以至於從人弑父與君者蓋多矣如

葛或劉穆之之徒其始從曹操劉裕之時亦豈遂
欲弒父與君哉惟其漸浸順長而勢卒至此耳雖
然自弒父與君以下苟一事不以道而苟從之皆
爲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至如他
人之因循以陷於大惡則由求不至乎是也然在
聖門固亦不免於具臣之譏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
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
佞者

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爲宰其本不立而置之事物
酬酢之地將反戕賊其心矣故夫子有賊夫人子
之歎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而學固不獨在於書
籍之間然學必貴於讀書者以夫多識前言往行
古之人所以畜德者實有賴乎是德立於己而後
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至於上聖生知之流宜莫
待乎讀書矣而夫子每以好古爲言蓋聖雖生知
而亦必由是以成之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
聰明爲可恃而無復斂篤潛泳之功其甚至於廢
古而任意爲弊有不可勝言者原子路發是言特
禦人以口給耳而不知其失之若此也故夫子曰
是故惡夫佞者所以責之之深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

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聖人因四子侍坐之際從容以問之將使之深省且有發也三子之對皆非偶然而爲是言所謂可使有勇且知方者蓋有勇而無義則亂勇而知方教之所行也所謂可使足民者使百姓均平無不足之患也言三年而可使如此其先後條貫素定於胷中而知其然也所謂願爲小相者習乎先王禮文之事也三子者自體察其力之所至此皆言

其實也向使用力不素驟聞聖人之問非茫乎無所措則泛然肆其說矣至於曾晳則又異乎是其鼓瑟舍瑟之間門人記之如此之詳者蓋已可見從容不迫之意矣言莫春之時與數子者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吟咏而歸蓋其中心和樂無所係累油然欲與萬物俱得其所玩味辭氣温乎如春陽之無不被也故程子以爲此即是堯舜氣象而亦夫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之意也晳之志若此自非其見道之明涵泳有素其能然乎然而未免於行有不掩焉則以其於顏氏工夫有所未能盡耳夫子以三子之言之實也故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禮者爲國之理也言之不讓則爲廢禮而失所以爲國之理矣如求與赤則庶幾乎能讓者故復因以稱之

顏淵篇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克盡己私一由於禮斯爲仁矣禮者天則之不可踰者也本乎篤敬而發見於三千三百之目者皆禮也曰一日克己復禮者此言克己之至也天下

歸仁者無一物之不體無一事之不該也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言爲仁在己用功非他人所得而與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克己之目也勿者禁止之辭用力之要也不言思者程子四箴所謂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或曰克己之功自始學至於成德皆所當從事乎曰然始學者當隨事自克覺其爲非禮則克之克之力則所見漸深所見深則其克也益有所施矣及其至也苟有一毫人爲皆爲非禮克之之功猶在所施至於大而化之則成乎天而後無所用夫克矣夫以顏子開夫子之言宜其默識心通而方且問克己之目而請事斯語此顏子之學聖人所以爲有始有卒也學者果欲從事於聖門則可不以顏子爲準的哉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蓋平日之涵養一於敬故其出門使民之際皆是心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強恕者爲仁之方也凡人有欲而不得則怨若夫平易公正欲不存焉則已無所怨於人和乎之效人亦何所怨於已哉故曰在邦無怨在家

無怨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人之易其言者以其未知用力也用力愈深則其言也愈不敢易矣故仁者之言必訒以其爲之之難也司馬牛蓋易其言者故夫子以此告之使之深省乎用力之難而勉之也觀牛聞夫子之言而遽曰斯謂之仁矣乎則牛之易其言可知矣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司馬牛蓋多憂者故因其問君子而以不憂不懼告之使其則以爲漠然忘其憂懼而已疑以爲未足以言君子也不知聖人之所謂不憂不懼者以夫內自省察無所愧病故得其樂而物莫之嬰也能進於是非君子乎曾子之守約蓋此也使司馬牛而知所從事則勉之於己而已不然徒膠擾於憂懼之域而何益乎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牛之兄弟司馬魋也牛以其爲惡不能以自保也

故有孤立而亡兄弟之憂若子夏之意則以在外者不可以強求而在己者可得而修勉故知死生之有命則當受其正而已知富貴之在天則當行吾義而已張子曰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夫死生則有命富貴則在天君子夫何爲乎以敬而無失爲主其接人則恭而有禮而已敬而無失在己居敬而不違也恭而有禮待人恭遜而中節也此乃人道正理以行於世而人自樂親之四海之内何莫而非兄弟是則何孤立之憂乎易所謂顯比者是其義也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呂氏曰譖者毀人之行愬者愬己之私浸潤者漸進而已内有所未入膚受者面從而已心有所未然明者知幾遠者慮終必拒其始然後譖愬不得行不然則始雖漸進久則言入始雖面從久則心然茲說備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生則有死人之常理至於無信則欺詐傾奪無復人理是重於死也夫食與兵固爲急務然信爲之

本無信則雖有粟而誰與食雖有兵而誰與用哉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
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
之鞟猶犬羊之鞟
文猶質質猶文言文質相似俱不可無也虎豹之
鞟猶犬羊之鞟言苟文可去則虎豹之鞟與犬羊
之鞟何異此可見文質之俱不可無也夫有其質
則有其文質者文之本而文者所以成其質也質
立矣而文生焉體用兼備表裏兼資君子所以為
彬彬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

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哀公以用不足為憂而有若之對循其本以告之
夫徹者周家什一之法徹法行而百姓無不足之
患百姓足則國斯強固而君以安榮亦無不足之
憂矣儒者謀人之國未有不循其本而言之也使
哀公思夫二之猶不足而有若乃欲損之以為足
國之道在乎是則庶乎知為政所當損益者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
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
以富亦祇以異

崇德辨惑修身切要之務也以忠信爲主而見義則徙爲則本立而日新德之所以崇也不主忠信則無徙義之實不能徙義則其所主亦有時而失其理二者蓋相須也人之生死有命豈容我欲之乎以愛惡之私情而欲人之生死其爲惑也不亦甚乎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引詩爲證言此其誠實之不富祇以自取異云耳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爲政以敘彝倫爲先彝倫不敘則節目雖繁亦無以順治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彝倫所爲敘也雖堯舜之治亦不越乎此貴於盡其道而已楊氏曰景公雖知斯言之善而不能反求其所以然所謂說而不繹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聽獄之辭以片言決其是非而人無不順聽者則以其平日之履行有以信於人故也記語者復載其無宿諾之事古注訓宿爲預尹氏曰不預諾所以全其信也蓋推此一端則可見季路平日所以自盡者宜其有以信於人也使無訟乎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

聖人之意不以聽訟爲能而以無訟爲貴也夫人之所以至於爭訟者必有所由而然於其本而正之則訟可亡也故教之以孝愛而悖慢之訟亡矣教之以禮遜而傾奪之訟亡矣以至於均田有制民得其養而田野之訟何自而興昏姻以禮不失其時而昏姻之訟何自而興凡此皆使之無訟之道也況於在聖人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有同於化育之功者乎記語者載此以承上章則有以見仲由之道爲未弘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以子張之難能其於爲政之方不患其不能知而行也所患者誠意不篤有時而或倦徇於其外有時而不實耳居之無倦則誠存於己行之以忠則實周於事充之則聖人之所以爲政者亦無越乎此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解見前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君子充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樂之如在己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勸長之惟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惟患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爲心幸人之有

過而疾人之勝己則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擠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所操存未嘗不相反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為政之本正己為先帥以正則無敢不正者蓋己正而後教之則人樂從之不然雖刑罰日施亦莫之禁矣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橫渠張子曰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為政者先乎足民使民無所不足則不見可欲而盜心息矣蓋盜生於欲之不足使之足乎此則不欲乎彼此古人弭盜之原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在上者志存於殺則固已失長人之本矣民亦將以不肖之心應之又焉能禁止其惡乎欲善者欲民之善也所謂以人治人也是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間民將率從丕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然則民之所以未之從者則吾欲善之誠不篤

而已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聞與達異聞謂人知之達謂道行於家邦也若有求聞之異則其心外馳矣烏能達乎以質直為尚而好義則能實進於善矣察言而觀色則酬酢之方進退之宜皆有以審慮矣慮以下人則能自克其驕矜之意矣若是則處己處人皆得其道其何往而不可行乎固不問夫人之知與不知也色取仁而行違者其色若有取於仁而中心不然若是者雖以竊取一時之譽而自心以及家邦豈復有可行之實哉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樊遲於夫子從容於舞雩之時而有問焉所謂崇德修慝辨惑者亦可謂之切問矣故夫子善之先事後得先其所事而不計其得此德所以崇也若先有求得之心反傷於德矣攻己之惡而不暇攻

人此慮所以修也若專意於攻人之惡則其心先有害而於己亦莫之省矣念之不忍至於忘身以及親此惑之大者也是可不謹於微而懲其源乎此三者皆修身之要務斯須之不可忘者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原人之性其愛之理乃仁也知之理乃知也仁者視萬物猶一體而況人與我同類乎故仁者必愛人然則愛人果可以盡仁乎以愛人爲可以盡仁則未可而其所以愛人者乃仁之所存也至於問知而諭以知人者亦猶是耳樊遲未達疑其未可以盡也夫子復告之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言知人之功用如此遲猶有疑焉而訪之子夏觀遲之在孔門雖資稟之鈍然亦務實者故凡遲之所疑者在他人則亦忽而不之疑也其於師友之際問辨之不置如此子夏聞夫子之言而富之舉舜湯之事以擴其心於此蓋可見知人之爲大矣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忠告者有不善則告之而無隱也善道者以善誘

掖之也斯二者亦足以盡友道矣苟其不以爲可則止焉蓋友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有止之義若強聒焉非徒無益反以自辱傷友道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朋友講習與夫攝以威儀莫非文也爲仁固由己而亦資朋友輔成之輔云者左右翼助之意蓋非惟切磋之益其從容浹洽相觀而善所輔爲多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